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

二十九至
三十二

詳校官檢討_臣德生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鈴

校對官編修_臣運昌

謄錄監生_臣葉大奇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十九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二十九

建隆元年國敦正月盡昭陽
元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告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

帝

大中祥符五年春正月癸酉命晁迥劉綜李維孫奭同

知貢舉帝作詩勗以掄材之意始遣內臣二員承受奏

報 乙亥宋白卒賜左僕射有司議謚文憲內出密奏
言白素無檢操不當獲此謚遂改為文安 賜處士周

啓明粟帛轉運使陳堯叟表其行義故也戊寅雨水冰

乙酉并州上芻粟數可給四五年帝曰河東仍歲豐

穰儲峙尤廣自今諸路稔歲宜以時積穀為凶年之備

壬午河決棣州 戊戌著作佐郎聊城李垂上導河形

勢書三篇并圖其畧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

河減其水勢出太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

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於海因於魏縣
地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漳出邢沼如夏書過泮水稍
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入於海大伾而下黃御混
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
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夾右碣石入于海
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
公所開運渠東五十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
古隄徑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

軍北挾白溝復西大河北徑清豐大名西厯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至於海旣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通大伾北即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合大河兩渠分流則西三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北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於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

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為門西北注潯沱
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
禦邊之利也兩漢以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
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
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
發頓丘之暴衡則濫兗泛濟接聞於世夫平原而北地
勢浚下泄水甚易故滄德之間舊障皆完滑臺而北地
形高平入海稍難故齊棣之間游波互出若放河北下

則其利甚詳惜哉河朔平田膏腴千里而縱容北騎劫掠其間是授勝地於匈奴借寇兵為虎翼漢賈誼晁錯不及此議者以河水未東故也唐戴胄馬周不及此議者以守在幽北故也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則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適足以誨盜而招寇矣詔任中正陳彭年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為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為六則沿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為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

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慮入
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為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
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為煩費其
書并圖雖興行匪易而博洽可獎望送史館從之 癸

丑帝謂宰臣曰聞貢院試諸科舉人皆解衣閱視慮其
挾藏書冊頗失取士之體宜令止之先是直史館劉鋹
請挾書并同保人殿一舉是歲諸科以挾書扶出者十
八人并同保九十三人而十二人當奏名有司以聞帝

特令赴殿試乃詔禮部別加裁定罷同保殿舉之制

壬戌令禮部貢院錄諸州發解試題進內上將親試貢士慮其重複故也自是用為常例甲子以待御史趙稹為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帝諭稹曰蜀去朝廷遠民間事有可更置者悉條上之稹至部事無大小悉心究訪至一日章數上蒲江縣捕刼盜不得而官司反繫平民數十人楚掠誣服又合其辭若無疑者稹適行部意其有冤乃馳入縣獄因盡得其冤狀釋出之已

丑帝親試禮部合格貢舉人始摹印詩賦論題以賜官
給紙起草賜進士徐奭等及第出身有差 丁酉上封
者言進士蕭立之本名珣嘗因賭博抵杖刑今易名赴
舉登第詔有司詰問立之引服命奪其敕贖銅四十斤
遣之 夏四月辛丑以太常少卿知潭州劉師道為左
司郎中樞密直學士仍知潭州師道敏於吏事所至有
聲吏民畏愛長沙當湖嶺都會剖煩析滯案無留事故
增秩再任焉 戊申命資政殿大學士刑部尚書向敏

中守本官平章事敏中再掌留任以厚重鎮靜人情帖然帝嘉之故復相 三司請民有販茶違法者許家人

告諭帝曰此犯教義非朝廷所當言也不許

考異宋史本紀云以

利壞俗非國體不許今從實錄

新及第進士華陽彭乘與同年生登

相國寺閣皆瞻顧鄉闕有從官之樂乘獨悵然西望曰

親老矣安能舍晨夕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

守選侍養帝嘉其意命依例注官遣還 王嗣宗知鎮

州與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邊肅為代二人素不相能肅

嘗以公錢貿易規利又遣部吏彊市民物嗣宗以聞有
司請逮繫帝曰肅有近職朕不欲使之屬吏又念其頃
守邢州有固禦之勞乃命劉綜任中正以嗣宗奏示之
肅盡引伏乙丑肅坐奪三任授岳州團練副使不署州
事嗣宗嘗自言徙种放掘邠狐及案肅為去三害先是
肅知邢州澶州之役帝密詔肅若州不可守聽便宜南
保他城肅匿詔不發督丁壯乘城而闢諸門悉所部兵
陣以待之騎傳城下肅與戰小勝契丹莫測三日引去

高麗王詢遣蔡忠順奉表如契丹乞稱臣如故契丹主命詢親朝詢復以疾辭初契丹伐高麗取其地築六城皆在女真鴨綠江東及高麗臣服復以賜之至是契丹主怒詢不朝命復取六州地于是有女真人知高麗事者進言以為自開京東馬行七日有大砦廣若開京凡傍邑所貢珍異皆在焉其勝羅等州之南亦有二砦所積如之若大軍自女真北渡鴨綠江並大河而上至郭州與大路會高麗可取也五月戊辰朔詔禮部權

停今年貢舉 帝以江淮兩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令擇民田之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仍出種法付轉運使揭榜諭民其後又取種於玉宸殿帝與近臣同觀作歌畢和 癸酉帝以宗室所和綠毛龜詩示宰臣等因曰諸王暇日莫若讀書綴文嘗有請讀史者朕諭以學古莫若讀正經皆聖人之言也 戊寅制以修儀劉氏為德妃 知袁州何蒙上言本州二稅請以金折納帝曰若是則盡

廢耕農矣不許 六月壬子丁謂言天書閣望柱起直
氣千餘條青紫黃白相間又吐白光若銀絲上有輕白
雲覆之俄變五色帝作瑞應詩賜近臣和 諸州言歲
豐穀賤咸請博糴帝慮傷農即詔三司使丁謂規畫以
聞謂言莫若和市而諸州積鏹數少癸丑出內藏庫錢
百萬貫付三司以佐用度 修國史院言所修禮志舊
日厯止存事端并令禮院取索國初以來禮文損益沿
革制作之事及論議評定文字或慮尚有遺落致國家

大典有所不備龍圖閣待制孫奭見判禮院深於經術
禮學精博望專委檢討供報從之 錢塘林逋少孤力
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
遊江湖間久之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
轉運使陳堯叟以其名聞庚申詔賜粟帛長吏歲時勞
問

呂中曰當天下無道之時而隱者此當隱而隱者也
當天下有道之時而隱者此不當隱而隱者也若种

放林逋諸公其不當隱而隱者豈生于野者不願為
公侯國初風俗淳厚若此乎然當人主求賢下士之
時而卓然有高士清風義槩豈不動人主歆慕之心
一四皓不仕可以植西京節義之風一嚴光不出可
以植東都節義之風孰謂隱士無益於世哉

壬戌令樞密院修時政記月送史館先是樞密院月錄
附史事送中書編於時政記及是王欽若陳堯叟等請
別撰從之樞密院時政記始此 秋七月戊辰新作保

康門于朱雀門東徙汴河廣濟橋于大相國寺前勝曰
延安又作橋跨惠民河勝曰安國時將建觀以奉五嶽
故闢此門尋命丁謂等就奉節致遠三營地及填乾地
之西偏興築內侍鄧守恩董其役 龍圖閣待制張知
白上言漢史載宣帝為明盛之主美其任人責成知王
道之根本常曰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唐
李嶠嘗云安人之方須擇郡守竊見朝廷重內官輕外
任每除牧伯皆避命致訴此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

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請輟近侍率先具寮鳳閣侍郎韋嗣立因而請行遂令以本官出領州郡伏見江浙大郡方切擇人苟有關員俾之承乏臣雖不肖願繼前修矧方冊非遙故事仍在儻以為允乞舉而行帝曰知白援引故事請重親民之官良可嘉也然以累更外任方在要職不許辛未命知白同糾察在京刑獄 壬申上封者言諸州軍司法叅軍多不得其人致刑法差枉望令吏部銓司

謹擇明法出身者授之帝以示輔臣王旦言明法雖習律文亦須有才識頃法官闕多取屬縣簿尉習刑名者代之今請令銓司叅酌施行從之 癸未慶成軍大寧

宮廟成總六百四十六區 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詔

學士院青詞齋祝祭文止稱皇帝無列尊號 戊戌左

僕射張齊賢以司空致仕還洛陽入辭便坐方拜而仆帝遂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為三以優之

知昇州張詠頭瘍甚飲食則楚痛增劇御下急峻賓寮

少不如意者動加詬詈人頗少之詠累求分務西洛壬寅命工部侍郎薛映代之詠既還不能朝謁即命知陳州映至昇州言官有牛賦民出租牛死租不得蠲帝覽矍然曰此豈朝廷所知耶遂詔諸州條上悉蠲之初議鑄玉清昭應宮正殿聖像令江淮發運使李溥訪巧匠得杭州民張文昱等就建安軍西北小山置冶溥領視之丙午溥奏道場有神雀異光慶雲之瑞詔修宮使丁謂馳往醮謝溥與謂相為表裏多載奇木怪石盡括

東南巧匠以附會帝意謂復言溥監鑄聖像疏食者周
歲詔獎之 帝作祥瑞論勤政論俗吏辨賜輔臣人一
本因曰如聞中外有議及朝廷崇奉祥瑞躬親細務者
故著此以曉之輔臣請示百官立石於國學許之 丙
辰知制誥王魯判大理寺判寺舊用郎官帝欲重其任
故特命曾對便殿諭之曰天下之命繫於獄今以屈卿
曾頓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辟奏寮屬遂著為令
甲子上封者言伏覩文武以郊禋誕節補任子弟官者

多年在幼稚坐食廩糧有窮經潦倒之士下官沈滯之人常增浩歎望行條約帝令輔臣議其事特限年制議尋不行 九月戊子以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王欽若戶部尚書知樞密院事陳堯叟並依前官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院使簽署樞密院事馬知節為副使儒臣領樞密兼使相自欽若堯叟始

呂中曰國初密院多以武臣為之故與中書分文武為二府判軍民為二政今以儒臣領之此中書密院

互報法所以可行也

叅知政事趙安仁罷為兵部尚書安仁小心畏謹處事
精審特留意於刑名內外書詔關要切者必歸安仁裁
損之先是帝議立皇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
沈才人出於相門帝雖不樂然察其守正不罪也他日
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最為長者欽若欲排安
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帝曰何以言之欽若曰安仁
昔為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帝默

然始有意斥安仁矣嘗諭王旦曰聞趙安仁在中書絕不親事每奏對亦未嘗有一言可罷之旦對曰安仁頗知大體居常進擬皆同列議定方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於上前者皆迎合陛下意安仁無異議是有執守帝曰能如是耶朕不知也卿可諭之使更宣力旦退以語安仁安仁曰上誤拔擢至此以不才斥去宜矣使與衆人騁辨取容安仁不為也旦喜曰適保安仁於上前不誤知人矣及罷政事仍命同修史安仁雖在貴顯簡

儉若平素尤嗜讀書所得祿賜多置典籍手自讐校近
朝沿革衣冠人物悉能記之喜誨誘後進成其名聲當
世以重德推焉以三司使丁謂為戶部侍郎叅知政
事仍領修玉清昭應宮使初翰林學士李宗諤與王旦
善旦欲引宗諤叅知政事嘗以告王欽若欽若唯唯且
曰當白上宗諤家貧祿廩不足以給婚嫁旦前後湏借
之甚多欽若知之故事叅知政事謝日所賜之物幾三
千緡欽若因密奏宗諤負王旦私錢不能償旦欲引宗

諤叅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債非為國擇賢也明日旦
果以宗諤名聞帝變色不許及趙安仁罷謂時奉昭謁
亳州太清宮猶未還即命謂代之蓋欽若所薦云欽若
與劉承珪陳彭年林特及謂等交通蹤跡詭異時論謂
之五鬼已丑以鹽鐵副使右諫議大夫林特權三司使
壬辰殿前司言諸軍訴本軍校長歛錢飾營舍什物
數少者望令鼓司勿受帝曰軍民訴事有瑣細非切害
者朕常寢而不行若明諭有司則下情壅塞人有冤滯

矣不許 癸巳翰林學士楊億以疾賜告尋求解近職
優詔不許億剛介寡合在書局唯與李維路振刁衍陳
越劉筠輩善當時文士咸賴其品題或被貶退議者多
怨誹王欽若驟貴億素薄其為人欽若銜之陳彭年方
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已右相與數訾于帝帝素重億
未始聽也 淮南比歲薄稔帝憂之振卹無所不至而
言事者以為流亡無算及丁謂使建安軍因令校其實
數冬十月戊申謂言轉運使司具析大中祥符三年四

月十五州軍逃民數多者及百戶餘止三十戶繼有復業者時王隨為轉運使戒所部出庫錢貸民市糧種歲終約輸絹以償故流亡者多復業云并代州承受公事李宗政言火山軍南五七里或指地尺餘則火出盖火德之應請建祠廟帝曰此山有火因山名軍其所由來舊矣宗政妄言不可從也己酉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王曾為契丹主生辰使宮苑使高繼勳副之屯田郎中李士龍為正旦使閤門祇候李餘懿副之舊制出使

必假官繼勳本秩既崇不復假官自是為例

契丹使耶祥接伴耶

說其國中親賢賜鐵券者曾曰哀世以寵權臣用安反側豈所以待親賢耶祥規不復語曾使還言是歲契丹改統和三十一年為開泰元年以幽州為析津府國主弟隆裕卒隆裕初封吳王後封楚王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至中京又至上京或西涼定北安州炭山長泊自雄州白溝驛渡河四十里至新城縣古督亢亭之地又十里至涿州北渡涿水范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渡盧孤河六十里至幽州偽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為之正南曰啓夏門內有元和殿洪政殿東門曰宣和城中坊門皆有樓有閔忠寺本唐太宗為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又有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邀朝使進觀城南門內有于越王解為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請和後易之南即桑乾河出北門過長城延芳淀四十里孫侯館後改為望京館稍移故處望楮谷山

五龍池過溫餘河大夏城坡坡西北即涼淀避暑之地
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嶼河北望銀冶山又有黃羅
螺盤牛蘭山七十里至糧州自北漸入山五十里至金
溝館將至館川原平曠謂之金溝淀國主嘗於此過冬
自此入山詰曲登陟無復里堠但以馬行記日景而約
其里數過朝經河亦名七度河九十里至古北口兩傍
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轂弓連繩本范陽防
扼奚契丹之所最為隘東然幽州東趨營平州路甚平
坦自頃犯邊多由斯出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
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巢嶺偏槍嶺四十里至卧如
來館蓋山中有卧佛像故也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因河
為名又過墨斗嶺亦名度雲嶺長二十里許又過芹菜
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傍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
所居就河漚沙石鍊得鐵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
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婉轉
號曰踏鉦所居屋皆就山牆開門過松亭嶺甚險峻七

十里至打造部落館有蕃戶百餘編荆為籬鍛鐵為兵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蟇嶺九十里至鐵獎館過石子嶺自北漸入山七十里至當谷館居民多造車者云渤海人正東望馬雲山山多鳥獸林木國主多於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大小方圓繞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闔之制南門曰朱夏門內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曰陽德闔闔城內西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古北口即蕃境居人草庵板屋亦務耕種但無桑柘所種皆從隴上蓋虞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多燒炭為業時見畜牧牛馬橐駝尤多青羊黃豕亦有挈車帳逐水草射獵食止糜粥糝糲

丁

已以知制誥陳堯咨權同判吏部流內銓舊制選人皆用奏舉乃得京官而士有孤寒不為人知者堯咨特為

陳其功狀而擢之 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

于延恩殿

考異李燾曰案本志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即聖祖也實錄於六年七月又書加上九

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曰東嶽司命上卿佑聖真君初封禪禮畢詔上司命天尊之號至是以聖祖臨降名稱

相類故改上焉如此則當別一司命矣又據降聖記加上東嶽司命上卿真君聖號敕但云東嶽司命上卿真

君可加上東嶽司命上卿佑聖真君無九天及保生天尊字然封禪記書元年十月壬子詔上卿九天司命真

君增號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實有此六先是八日帝夢字二書皆丁謂所編乃如此不同當考

景德中所睹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今再見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翌日復夢神人傳

天尊言吾坐西當斜設六位即於延恩殿設道場是日
五鼓一籌先聞異香少頃黃光自東南至掩蔽燈燭俄
見靈仙儀衛天至帝再拜於階下俄有黃霧起須臾
霧散天尊與六人皆就坐侍從在東階帝升西階再拜
又欲拜六人天尊令揖不拜命設榻召帝坐飲碧玉湯
甘白如乳天尊曰吾人皇九人中的一人也是趙之始
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
夢天人生於壽邱後唐時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

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座乘雲而去及曙以語輔臣即召至殿歷觀臨降之所又召修玉清昭應宮副使李宗諤劉承珪都監藍繼宗同觀已未札示中外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兩京來年夏稅於十之二諸路十之一賜致仕官全俸一年幕職州縣官先經省者權增五百員任滿即傳命丁謂李宗諤陳彭年與太常禮院檢討官詳定崇奉天尊儀制以聞庚申羣臣詣崇政殿稱賀因賜酒

五行而罷宴宗室諸親于萬歲殿 辛酉帝以崇儒術
論為君難為臣不易諭示王旦等旦等請付國子監刻
石從之 詔以天尊降臨分命輔臣告天地宗廟社稷
閏月丁卯命王旦為躬謝太廟大禮使向敏中為禮
儀使王欽若為儀仗使陳堯叟為鹵簿使馬知節為
橋道頓遞使鸞駕儀仗舊用二千人有司請增為七千
人從之 己巳上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
保生天尊大帝有司請以玉清昭應宮玉皇後殿為聖

祖正殿東位司命殿為治事之所 辛未躬謝太廟六室
詔聖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以七月一日為先
天節十月二十四日為降聖節並休假五日兩京諸州
前七日建道場設醮假內禁屠輟刑聽士民宴樂京城
張燈一夕改延恩殿為真遊殿重加修飾癸酉詔天下
州府軍監天慶觀並增置聖祖殿 乙亥詔上聖母懿
號元天大聖后 初宰臣以太祖謚號有與聖祖名同
者將議易之帝曰真祖臨降皇家大慶也六室並當增

謚乃詔太廟六室各奉至尊謚二字 有司言聖祖母
未有宮殿望遣官於兗州曲阜縣壽州奏告從之 丙
子羣臣上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遵道應真佑德上聖
欽明仁孝不允表五上從之詔俟尊冊聖祖畢受冊
丁丑謁謝啓聖院太宗神御殿禮畢詔於龍圖閣取太
平興國中舒州所獲誌公石以示輔臣帝作詩紀其符
應又作贊目曰神告帝統石乃加謚誌公曰真覺遣知
制誥陳堯咨詣蔣山致祭後又加謚曰道林真覺令公

私無得斥誌公名 戊寅改兗州曲阜縣為仙源縣建
景靈宮太極觀於壽邱以奉聖祖及聖祖母 辛巳玉
清昭應宮天書閣上梁車駕往觀焉 有司言唐太清
宮樂章皆明皇所作今崇奉玉皇聖祖及祖宗配位樂
章請帝自為之戊子內出樂章十六曲以示輔臣文舞
曰發祥流慶武舞曰降真觀德 十一月庚子帝作聖
祖降臨記宣示中外 己酉詔黃帝故事自今凡降書
詔非聖母文字外不得引用時學士院撰承天節教坊

宴辭中有大電繞樞之語帝命宰相諭旨易之因降是
詔 壬子改朗州為鼎州玄武門為拱辰門 是月初
置玉清昭應宮使令宰臣王旦為之 契丹改幽都府
為析津府 先是詔丁謂等於京城擇地建宮以奉聖
祖謂等奏司天少監王熙元言按天文志太微宮南有
天廟星乃帝王祖廟也宜就大內之內地乃得錫慶院
吉即令謂等與內侍鄧守恩修建十二月戊辰詔上新
宮名曰景靈 有司言按周禮孟冬祀司民唐避文皇

諱改為司人今請改玄武玄武弋玄枵並為真字遣
官就南郊設昊天及四位告之詔可 壬申改謚玄聖

文宣王為至聖文宣王 己卯知天雄軍冠軍奏獄空
詔獎之 丁亥立德妃劉氏為皇后后性警悟曉書史
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每巡幸必以從衣不織靡與
諸宮人無少異莊穆既崩中宮虛位帝即欲立后固辭
良久將降詔宰相王旦忽以病在告后疑旦有他議復
固辭於是中書門下請早正母儀后卒得立凡處置宮

聞事多引援故實無不適當者帝朝退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之周謹恭密益為帝所倚信焉

六年春正月癸巳朔司天監言五星一色 庚子詔自

今凡更定事宜並令中書樞密院叅詳施行以上封者言二府命令互出故也 戊申詔內臣將命于外干預

外政州縣公事及所在官吏不即以聞並寘于罪凡內臣出使皆責知委狀敢妄奏他事者當伏軍令祖宗舊制也 甲寅帝謂宰臣曰羣臣出任受命之後多以南

北非便為訴向敏中曰周家任人豈容自便當須釐革
帝曰若所任非所便則其心不安心既不安則何以久
於其事王旦曰俯從人欲實由聖慈中外素知未可遽
改也 丁巳以監察御史錢塘唐肅為梓州路提點刑
獄肅持法公正獄無冤濫故有是擢 庚申置淑儀淑
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並從一品在昭儀上又置司宮
令正四品在尚宮上著于令以婕妤楊氏為婉儀 辛
酉詔宗正寺以皇屬籍為皇宋玉牒 榮王元儼嘗侍

宴頗多言又嘗請石保吉伶人新隸教坊者作戲及赴北園御筵有伶人少不中意元儼遽叱之將加捶撻宮寮皆莫敢諫既而對上復請此伶人作戲帝不悅他日以語王旦等旦曰今當召記室崔昉諭以親王喜怒過當必須規正向敏中曰陛下友愛親賢小或不當必以禮約之誠漸摩之深旨旦曰聞王罕與賓屬相見帝曰朕在東宮嘗與宮僚款接楊礪邢昺日夕講誦今當儆戒之也二月戊辰上御乾元樓觀酺凡五日乙亥泰

州言海陵草中生聖米可濟饑三月河北轉運使右
諫議大夫盧瑛被疾瑛勤於吏職所至以幹集聞詔遣
中使挾太醫往視及卒帝甚悼之時瑛母八十餘無恙
有詔瑛子太常博士士宗特追出命知懷州次子祕書
丞士倫為太常博士賦祿終喪已亥閤門奏後苑賞
花曲宴羣臣有禮容懈惰者帝曰飲之酒而責其盡禮
亦人所難也宜且降詔戒諭之詔京城徼巡宜參用
馬步軍士時巡卒二人因寒食假質軍裝賭博既不勝

遂謀以五鼓未盡伺擊陌上行人棄尸河流取衣物貨
易以贖所質帝曰太宗朝巡警兼用馬步卒蓋營校不
同可以互相覺舉遂復其制焉 權知開封府劉綜言
貴要有交結富民為之請求或假託親屬奏授爵秩緣
此謁見官司煩紊公政請加抑止庚戌下詔風厲各令
自新繼今復然者重寘其罪 詔富民得試銜官者不
得與州縣官屬使臣接見如曾應舉及衣冠之族不在
此限 甲寅江南路提點銀銅鉛錫胡則言信州鉛山

縣開放水坑港兵卒死傷甚衆詔遣使劾轉運司規畫
乖當及提點刑獄司不即聞奏之罪其役徒休息之鑄
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
囚而縱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命乎籍為羨餘釋弗
誅 乙卯建安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成以丁
謂李宗諤為迎奉使李宗諤副之 夏四月庚辰以樞
密直學士士衡為河北都轉運使先是帝曰議者言士
衡用河北錢五十餘萬貫助東封致令管内闕乏丁謂

曰士衡貢東封見錢止十餘萬即薪芻總計五十萬耳
帝曰官吏難於經畫輒以此為辭當復任士衡責其集
事以塞衆多之口故有是命其後積粟塞下至鉅萬斛
或言粟腐不可食朝廷遣使取視之而粟不腐也 壬

午太白晝見 五月辛丑國子監新修御書閣有赤光

上燭長丈許直史館高紳等以聞

考異真宗實錄載新修御書閣有赤光上

燭長尺許判監孫奭以聞李燾續通鑑長編据此書之
按奭嘗有天何言哉之對又數上疏諫祥瑞必無前後
自相矛盾之
理今不取 甲辰聖像至帝齋於長春殿百官宿齋

於朝堂乙巳帝袞冕朝拜羣臣朝服陳玉幣冊文酌獻
具大駕鹵簿迎至玉清昭應宮擇日各升本殿丙午羣
臣稱賀升建安軍為真州鎔範聖像之地特建為儀真
觀 己未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李宗諤卒帝
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身名自立不墜門
閥者惟李昉曹彬家耳因厚賻之宗諤風流儒雅內行
純至事繼母以孝聞二兄早卒奉嫂字孤閨門之內兒
無常父賞延所及必先羣從及沒而已子有未仕者好

賢獎善薦拔寒素士人皆歸仰之 六月甲子監察御史張廓上言天下曠土甚多請依唐宇文融所奏遣官檢括土田帝曰此事未可遽行然今天下稅賦不均富者地廣租輕貧者地蹙租重由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茲大弊也王旦等曰田賦不均誠如聖旨但改定之法亦須馴致或命近臣專領委其擇人令自一州一縣條約之則民不擾而事必集矣 丁卯壽州獻紫莖金芝已巳國子監御書閣上梁詔近臣臨觀設會帝作七

言詩賜之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楊億嘗草荅契丹書云鄰壤交歡帝自注其側作朽壤鼠壤蠹壤等字億遽改為鄰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為不稱職亟求罷帝慰諭之他日謂輔臣曰楊億真有氣性不通商量及議冊皇后帝欲得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謂曰大年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草制

考異江休復雜志云改命陳從易按從易當此

時為館職不應草制黃庭堅思賢詩云改命陳彭年按彭年當此時亦未入翰林或特旨令撰如張齊賢封除

目與黃夷簡曾致堯例則不可
知然江黃所記姓名必有一誤億雖頻忤旨恩禮不衰

王欽若陳彭年等深害之益加譖毀帝稍怠億嘗入直
忽被召至禁中賜坐顧問徐出文藁數篋以示億曰卿
識朕書跡乎此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惶
恐不知所對頻首再拜趨出知譖者之言得行即謀退
遁億有別墅在陽翟億母往視之會得疾億遂留謁告
榜子與孔目吏中夕奔去先一日帝聞億母病遣使者
以湯藥金幣賜之使者及門則億既亡去矣朝論譁然

以為不可帝亦謂輔臣王旦等曰億侍從官安得如此
自便旦曰億本寒士先帝賞其詞學置諸館殿陛下拔擢
至此責以公義誠為罪人賴陛下矜容不然顛躓久矣
然近職不可居外地今當罷之帝終愛其才踰月命弗
下億素體羸於是稱疾請解官辛未以億為太常少卿

分司西京仍許就所居養療俟損日赴任

考異李燾曰黃庭堅云改

命陳彭年草制命下之日億全家奔陽翟按立后在去
年十二月億以今年五月出奔其出奔不緣此也歐陽
修所記與江休復畧同今用之錢惟演金坡遺事載億
以五月二日奔陽翟使者及門始知億已亡去則湯藥

金幣非億去後始賜也本傳云億不待報行上親緘藥劑泊金幣賜之蓋飾說也今用惟演所載庶得其實億既亡去朝論即誼然王旦等乞罷其近職此命當亟下乃自五月二日至今月辛未幾四旬始責降真宗愛才容直之盛德於此可見而實錄正史並皆脫落深可惜也今特著之億稱疾求罷因授分司本傳當不謬又云有疾憲官彈億者則恐未然憲官蓋姜遵也彈億在明年八月億除汝守時分司之授初不見憲官舉劾疑本傳別有所據當考

呂中曰國家創造之初則其大體必本于厚風俗涵養之久則其大勢必趨于文故呂文穆王文正以誠實厚朴之風鎮宇內而楊大年王元之輩其文章

格力皆足以潤色皇猷黼黻雲漢矣然西崑之體未
變也必至孫泰山石徂徠而後經學盛必至歐陽公
尹師魯而後古文興必至伊洛關湖而後道學明是
豈一日之積哉而王楊雖文士觀其性質剛介臧否
人物冊后之舉富貴可立俟也而不草劉后之制拜
相之麻權要可趨媚也而不草相謂之制又豈可以
文章之士待之哉

中書門下請依宗正寺所奉降皇后三代父母名氏編

入屬籍詔從之 先天降聖節日令天下以延壽帶續
命縷保生酒更相贈遺 以右諫議大夫陳彭年為翰
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學士兼職自彭年始也甲戌帝
作歌賜彭年因謂向敏中等曰彭年詞筆優長擢居清
近久益謹密多聞好學平居日寫萬餘言常令檢討典
故質正文義每一事必具載經史子集所出備而後已
自非強記何由至此敏中曰彭年兼有器識丁謂曰彭
年全才也豈止以文雅雍容侍從至如叅酌時務詳求

物理皆出人意表帝深然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三十

起昭陽赤奮若七月盡開逢攝提格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大中祥符六年秋七月改上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
曰東嶽司命上卿佑聖真君初封禪畢詔上保生天尊

之號至是以聖祖肇臨名稱相類故改上焉

李燾曰據此則保生

天尊乃聖祖也佑聖真君乃東岳也祥符初誤以聖祖為東岳及今方知其別故改命要是聖祖及東岳皆有

司命之號云王中正事更詳之

景福殿使新州觀察使劉承珪以病

帝為取道家易名度厄之義改珪為規疾甚再表求罷

丙申授承規安遠留後左驍衛上將軍致仕初承規欲

求節度使帝諭王旦旦以非祖宗典故不可聽翌日帝

又曰承規言死在朝夕願聞在庭之告則瞑目無憾旦

曰陛下若聽承規所請後必有邀朝廷求為樞密使者

矣此必不可帝乃止承規尋卒乃贈鎮江節度使謚忠肅承規性沉毅徇公帝深所倚信尤好伺察人多畏之帝崇信符瑞修祠祀飾宮觀承規悉預焉作玉清昭應尤為精麗有小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其費及宮成追贈侍中仍遣中使詣墳祭告二聖殿塑配饗功臣特詔塑承規像於太宗像側以權三司使林特為修玉清昭應宮副使特勤於吏職善承上接下每見修宮使丁謂必拜一日三見必三拜之與

吏卒語煦煦惟恐傷人由是人皆盡力事無不集至
道末有司議以懿德皇后配享太宗廟室或言淑德實
當升侑議以未決時元德猶未追崇而明德方在萬安
宮都官員外郎吳淑駁議曰禮緣人情事貴適變蓋處
其事必有其實據其位必有其功淑德懿德或佐僭躍
之前或承藩邸之際蓋未嘗正位中宮母儀天下配饗
之禮誠為未允至若虛其祔合無乃神理有虧求之前
古實有同配夫母以子貴義有在昔漢昭即位追尊母

趙婕妤為皇太后此聖賢之通義也賢妃李氏誕生聖
嗣天下蒙福而擬議不及臣竊惑焉唐開元四年睿宗
昭成皇后祔廟而肅明初享儀坤至二十年又迎肅明
神主升於太廟知與竇后同配明矣則並位兼配於義
何嫌伏請行追崇之命以賢妃李氏處尊極之地升於
清廟居同配之位其淑德懿德依舊享於別廟庶叶禮
中淑議卒不行賢妃尋加號皇太后但享別廟而已大
中祥符三年十月判宗正寺趙湘復以為請始令禮官

參議之庚子中書門下言元德皇太后未升侑於宗祊
止奉祠於別廟誠遵典故尚鬱孝思竊念后穆諸侯故
姜嫄異祭於帝嚳開元王者故昭成祔饗於睿宗舊典
可知輿情難奪今與禮官參議請改上徽名曰元德皇
后升祔太宗廟室近臣及文武官繼表陳請詔從之有
司請升祔元德於懿德之上詔曰尊親之道蓋惟極致
在於陟降非敢措辭唯以祔廟之歲時用為合享之次
序恭以元德神主祔于明德皇后之次

初知濱州呂

夷簡上言請免河北農器之稅帝曰務穡勸耕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癸卯詔諸路勿稅農器尋命夷簡提點兩浙路刑獄 己酉亳州官吏父老三千餘人詣闕請車駕朝謁太清宮召對崇政殿慰賜之 壬子詔自今文武官特奉制旨專有處分即為躬親被受犯者以違制論自餘例受詔敕概行條約非有指定刑名者各論如律無本條者從違制失斷先是違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翰林學士知審刑院王曾建議乃降是詔未

幾有犯者魯斷以違制失帝不懌曰如是無復有違制者魯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知制書儻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然之自是決徒者差減帝嘗對近臣稱其協中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謁者諭曰嚮思卿甚故不及御朝衣其見禮如此 癸丑詔在京諸軍選江淮習水卒于金明池按試戰棹立為水虎翼軍置營池側其江浙淮南諸州亦令准此選卒置營初太祖立神衛水軍及江淮平定不復振舉帝以兵備不可廢

故復置焉 丁巳文武羣臣上表請車駕幸亳州謁太清宮詔從之 八月庚申朔詔以來春親謁亳州太清宮先於東京置壇回日恭謝天地如南郊之制 辛酉以參知政事丁謂為奉祀經度制置使翰林學士陳彭年副之謂乃判亳州增置官屬如汾陰之制 己巳以起居舍人陳堯咨為工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長安多仕族子弟恃蔭縱橫二十石鮮能治之堯咨至子弟亡賴者皆惕息然用刑過酷議者病其殘忍

庚午詔加上真元皇帝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改起居院詳定所為禮儀院以兵部侍郎趙安仁翰
林學士陳彭年同知院事 壬申樞密使王欽若等上
新編修君臣事迹一千卷帝親製序賜名冊府元龜編
修官並加賞賚 參知政事丁謂上新修祀汾陰記五
十卷 乙卯以翰林學士晁迥為契丹主生辰使崇儀
副使王希範副之龍圖閣待制查道為正旦使閣門祇
候蔚信副之帝謂輔臣曰向者東封西祀皆遣使馳書

諭契丹今謁太清宮密通京師重于遣使就令迥等以此
意諭之可也使還有言迥與戎人勸酬戲謔道醉而乘
車皆可罪帝曰此雖無害然使乎絕域遠人觀望一不
中度要為失體王旦曰大抵遠使貴在謹重至於飲酒
不當過量帝然之 冬十月辛酉祔元德皇后于太宗
室 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貢助奉祀絲綿縑帛各二十
萬詔獎之 丁卯三司借內藏庫錢帛五十萬以備奉
祀賞給 亳州言太清宮枯檜再生真源縣菽麥再實

帝作歌示近臣 癸酉謁玉清昭應宮 甲戌命直集

賢院石中立等修車駕所過圖經以備顧問 龍圖閣

待制孫奭上疏言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

將祠太清宮外議籍籍以為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

以明皇為令德之主邪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為深戒者

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

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

矯詔之罪乃詔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

已之言覺悟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抑損
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為明皇不
及之悔帝以為封泰山祠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
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為非也
秦為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
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龔朴忠雖其言切直
容之弗斥也十一月甲寅丁謂自亳州來朝獻芝草
三萬七千餘本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丙寅以

兵部尚書寇準權東京留守 辛未內出丁謂所貢芝
草列文德殿庭宣示百官從寇準請也 壬申酌獻天
書于朝元殿遂告玉清昭應宮及太廟 乙亥幸開寶
寺上清宮己卯幸太一宮 兵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孫
奭自言父年八十二家居鄆州求典近郡以便侍養癸
未命知密州奭請扈從還赴任從之

七年春正月甲午高陽關言副都部署英州防禦使楊
延昭卒延昭即延朗智勇善戰所得俸賜悉以犒軍未

嘗問家事性質素出入騎從如小校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寒不冒絮暑不執蓋遇敵必身先行陣克捷推功於下故人樂為用在北邊二十餘年契丹憚之目曰楊六郎訃聞帝嗟悼遣中使護喪而歸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官其三子 壬寅車駕奉天書發京師 丙午至奉元宮齋于迎禧殿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靈芝九萬五千本 戊申奉聖號冊寶于庭拜授攝太尉王旦持節載以玉輅詣宮奉上攝中書令丁謂讀訖置玉匣

中己酉三鼓具法駕赴宮五鼓帝奉玉幣酌獻讀冊文
命太尉封石匣帝又請先天觀洞霄廣靈宮行香復至
太清宮真源觀周覽還奉元宮曲赦亳州及車駕所經
升亳州為集慶軍改真源縣曰衛真縣給復二年奉元
宮曰明道宮 司天言含譽星見帝作歌賜近臣屬和
庚戌發衛真縣次亳州謁聖祖殿御奉元均慶樓賜
酺三日 甲寅發亳州 壬子詔所過頓遞侵民田者
給復二年 乙卯次應天府天書升輦有雲五色如花

又黃雲如人連袂翊輅而行 丙辰升應天府為南京

正殿榜以歸德仍赦境內及東畿車駕所過縣流以下

罪御重熙頒慶樓觀酺凡三日改聖祖殿為鴻慶殿

宋史

作鴻慶宮東都事畧載丙辰詔曰應天府太祖興王之邦也其建南京作鴻慶宮

二月丁巳

朔發南京 雍丘邢惇以學術稱隱居不出帝之幸亳

也王曾薦之及還自亳召對問治道惇不對帝問其故

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帝說除許州

助教遣歸惇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其有官也

既卒乃見其敕與廢紙同束置屋梁間

考異司馬光記聞與國史不同

今從記聞記聞云除四門助教恐誤今從國史

戊午次襄邑縣皇子來朝

庚申夏州趙德明遣使詣行闕朝貢 辛酉車駕至自

亳州 戊辰大風揚砂礫百官習儀於恭謝壇有墜幘

者 三司假內藏庫錢五十萬貫 己巳帝宿齋于玉

清昭應宮之集禧殿庚午行薦獻之禮遂赴太廟辛未

饗六室 壬申恭謝天地于東郊還御乾元門大赦內

外文武官悉加恩諸路蠲放租賦有差 三月庚寅以

奉祀禮成大宴含元殿 丁未以皇子受益為左衛上將軍封慶國公給俸錢二百千初宰相屢言皇子未議封建中外係望今朝獻禮成願特降制命帝雖從之而謙讓未加王爵舊制國公食邑三千戶今止千戶有司之誤也皇子即後宮李氏所生於是五年矣劉皇后以為己子使楊婉儀保視之 青州民趙嵩年百一十歲詔存問之 夏四月庚申三司借內藏庫綾十五萬疋帝謂宰相曰聞永興陳堯咨用刑峻酷有竇隨者提

點本路刑獄頗復伺察人過以激怒之欲使內外畏憚
成其威望此不可不責也辛酉徙隨京西路後數月堯
咨言導龍首渠入城以給民用有詔嘉獎因曰決渠濟
之不若省刑以安之乃副朕意也 癸亥河南府獄空
有鳩巢其戶生二雛 亳州言自車駕臨幸後民復業
者一千三百 丙子舒王元偁薨帝臨哭贈太尉中書
令追封曹王謚恭惠元偁好學善屬文性慈恕有集三
卷帝為序之藏秘閣 沙州曹宗壽死子賢順自為留後

奉貢請命於朝是月以賢順為歸義軍節度使 壬辰
命右僕射平章事王旦為兗州景靈朝修使 初錢塘
江堤以竹籠石而潮齧之不數歲輒壞轉運使陳堯佐
與知杭州戚綸議易以薪土有害其政者言于朝以為
不便參知政事丁謂主言者以絀堯佐堯佐爭不已謂
既徙綸揚州癸未又徙堯佐京西路發運使李溥請復
籠石為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堯佐議堤乃成
乙未詔模刻天書奉安於玉清昭應宮 修玉清昭

應宮使丁謂表請御製本宮碑頌及御書額從之 庚

子太常博士鄧餘慶坐受誓戒不及在法私罪當劾舉
主詔釋之帝因謂宰相曰連坐舉官誠亦不易如此公
坐猶或可矜其有本不諳知勉徇請託及乎曠敗何以
逃責王旦曰薦才實難士人操行往往中變帝曰然拔
十得五縱使徇私朝廷由此得人蓋不少矣旦曰求人
之際但信其言而用之有所曠敗亦如其言而坐之太
祖朝有自員外郎與所犯州縣官同除名者太平興國

初程能為轉運使舉官至濫人多鄙之帝曰朝廷急於得人苟不令薦舉則才俊在下無由自達求人之要固無出於此也 丙午府州言知州興州刺史折惟昌卒先是河東民運糧赴麟州當出兵為援惟昌時以屬疾或請駐師旬浹以俟少間惟昌曰古人受命忘家死於官事吾無憾也即引衆冒風沙而行疾遂亟帝遣使挾醫診視弗及於是命入內供奉官張文質馳往護葬所須官給以其弟惟忠知州事錄其二子官 禮部侍郎

馮起請致仕帝顧宰相問其年王旦曰起清名素履搢紳少及年實七十以誠引退帝曰起謹畏寡過亦可嘉也戊申授戶部侍郎致仕 壬戌遣使齎御藥賜景靈宮朝修使王旦癸丑旦入辭又賜製衣金帶鞍勒馬仍賦詩以寵其行詔自京至兗州察吏治民隱聽以便宜行事 河北緣邊安撫司言民有自北界市馬三匹至者已牒送順義軍帝曰如聞彼國擒獲鬻馬出界人皆戮之遠配之甚可閔也宜令安撫司自今如有此類俟

夜遣人牽至境上解羈縱之 乙丑河北緣邊安撫司
上制置緣邊浚陂塘築堤道條式畫圖請付屯田司提
鎮遵守從之又言於緣邊軍城種柳蒔麻以備邊用詔
獎之 庚午夜京師新作五岳觀東北黑雲中見星如
晝有靈祇旌纛甲仗之狀覩者喧怖修觀使丁謂以聞
詔建道場 壬申封婉儀楊氏為淑妃始皇后為修儀
妃為婉儀位幾與后埒凡巡幸皆從榮寵莫比妃通敏
有智思周旋奉順后親愛之故妃雖貴幸終不以為已

間 乙亥樞密使王欽若罷為吏部尚書陳堯叟為戶部尚書副使馬知節為潁州防禦使欽若性傾巧敢為矯誕知節薄其為人未嘗詭隨帝嘗以喜雪詩賜近臣而誤用旁韻王旦欲白帝欽若曰天子詩豈當以禮部格校之旦遂止欽若退遽密以聞已而帝諭二府曰前所賜詩微欽若言幾為衆笑旦唯唯知節具斥其姦狀帝亦不罪也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但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帝前顧

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欽若寵顧方深知節愈不為之下爭於帝前數矣及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樞密院議行賞欽若堯叟請轉一資知節云邊臣久無立功者請重賞以激其餘議久不決帝趣之知節忿恚因面訐欽若之短既而不暇奏稟即超授懷信等官帝怒謂向敏中等曰欽若等議懷信賞典始則稽留不行終又擅自超擢敢以爵賞之柄高下為己任近位如此朕須束手也又曰欽若等異常不和事無大小動輒爭競知節又

歷詆朝列審官兩制三館諫官御史都無其人其薄人

厚已也如此於是三人者俱罷知節尋出知潞州

王旦考異

遺事錄載旦叱欽若及勸上還內事與正史不同按此時旦方出使兖州若數月前上初無罷欽若等意也上所所以罷欽若實錄不候奏稟擅除官耳不專坐對上忿爭也恐遺事錄未可全信今不取西府拜罷錄據繹所載上詔具書之以兵部尚書寇準為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旦

薦之也準未告謝命向敏中權發遣樞密院公事自是

樞密皆罷即命宰臣權發遣如敏中例驛台知鎮江

王嗣宗廊延都部署曹利用赴闕丁丑司空致仕張

齊賢卒帝甚悼之遣中使祭賻贈司徒謚文定齊賢四

踐兩府九居八座晚歲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人罕其

比然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入相數起大獄又與寇準

相傾奪人以此少之

考異齊賢以咸平元年十月復相三年十一月罷傳所言數起大獄

此固非小事而實錄正史並不畧見不知何也寇準時又在外亦不知所稱相傾奪者何事也齊賢以右僕射奉朝請與宰相向敏中爭娶薛惟吉妻敏中坐此罷絀疑傳所稱相傾奪蓋指敏中也當考

庚辰

帝作憫農歌又作讀十一經詩賜近臣和契丹連歲

遣中丞耶律資忠使高麗取六州舊地高麗不從乃遣

國舅詳穩蕭迪里討之 秋七月左神武統軍檢校太師錢惟治卒帝聞其子孫甚衆婚嫁闕乏特詔優其賜賚因問向敏中曰是家欲詔葬否敏中對曰羣臣家貧者頗憚官給喪事乃詔罷詔葬初議贈官例當得東宮保傅帝以惟治忠孝之後特贈太師錄其四子并外弟子塔親校並甄擢之 壬辰廣州言知州右諫議大夫邵暉卒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嘗若颶風暉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及被疾吏民蕃賈集僧寺設會以禱之其

卒也多隕泣者癸卯太白晝見 甲辰以同州觀察使
王嗣宗內客省使曹利用並為檢校太保充樞密副使
戊申王旦至自兗州言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張士遜
等八人莅事幹集望賜詔褒諭萊州通判徐懷式等三
人頗無治聲望令轉運提點刑獄司察之詔可或謂旦
曰公為元宰將命出使而所舉官吏僅得褒詔不遂超
擢無乃太輕乎旦曰既稱薦之又請亟用則上恩皆出
於已矣此人臣之大嫌也入內押班周懷政與旦同行

或請間必俟從者皆集整衣冠見之白事已則退未嘗私焉議者以為得體 八月甲寅朔置景靈宮使以向敏中為之 甲子以參知政事丁謂為修景靈宮使權三司使林特副之 秘書監分司西京楊億以疾愈求入朝帝謂王旦曰億性峭直無所附會文學固無及者然或言其好竊議朝政何也旦曰億謔過當則恐有之訕讟之事保其必無也戊辰命億知汝州既而監察御史姜遵奏億頃以母疾擅去闕庭所宜屏跡衡茅盡心

甘旨忽求領郡深屬要君請罷之帝曰億前告歸本無
終焉侍養之請今以疾愈求入朝故特與郡遵未諭此
意耳詔中書召遵諭之考異案實錄及實訓並稱億求入朝獨姜遵言億忽求領郡不知何也豈遵聽聞不審或實錄與實訓皆誤當考

甲午河決澶州

丙子詔

自今差發解知舉等授敕訖即令閣門祇候一人引送
鐔宿無得與僚友交言違者閣門彈奏如所乘馬未至
即以廐馬給之先是翰林學士王魯知制誥錢惟演受
敕於武成王廟試經明行修服勤詞學人與翰林學士

李維偶語長春殿閣又至審刑院伺候所乘馬遲留久之維魯同在翰林魯妻維姪也時魯妻將產子故魯屬維以家事東上閤門副使魏昭亮意魯受維請託密以聞押伴閤門祇候曹儀亦具奏即令魯維分析詞與惟演同特釋魯等因有是詔 丁丑以御製朝謁太清宮頌明道宮碑聖祖殿等銘示近臣命內侍都知閤承翰奉安太祖太宗聖像于南京鴻慶宮 九月甲申朔詔自今制置發運使不限官品其著位並在提點刑獄官

上 丙戌含譽星再見 辛卯尊上玉皇大帝聖號曰
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以來年正
月一日躬申薦告仍定儀式頒下 帝御景福殿試毫
州南京路服勤辭學經明行修舉人得進士張觀等二
十一人諸科二十一人賜及第除官如東封西祀例
帝謂宰相曰近歲舉人文藝頗精孤貧得路然為主司
者亦大不易循請求則害公絕薦託則獲謗王旦曰今
郡縣至廣人數亦繁必須臨軒親試至於南省解發非

朝廷特為主張則雖責成主司亦難以集事也 辛丑

幸五岳觀宴從官賜觀名曰會靈 虢州防禦使邠寧

環慶路副都部署荆嗣卒錄其子嗣起行間以勞居方面凡百五十戰有功未嘗自伐臨終戒其子曰吾聞累代為將其後不興汝輩當益修謹也 癸卯以奉上玉

皇聖號分命輔臣告玉清昭應宮郊廟社稷 初開封

府解服勤辭學進士二十五人為下第者劉溉所訟其十三人以寓貫皆奔竄潛匿有司追捕王旦奏曰陛下

搜羅才俊今乃變為囚繫恐傷風教且科舉之設本待
賢德此輩操行如此望特出宸斷以懲薄俗帝曰此蓋
官司過誤其寓貫者當並釋罪漑付外州羈管既而御
史雷澤高弁上言漑訟事得實被責太過帝以問旦旦
曰漑訟本非公心據款乃俟其得解則訟此搢紳之蟲賊
朝廷黜其無行諫官所宜樂聞弁妄行對奏由是觀之
向非聖斷明哲辨舉子誤犯則須連坐府縣御史抨彈
甚無取也帝然之弁尋以諫修玉清昭應宮降知廣濟

軍 丁未詔自今舉人如本貫顯無戶籍及離鄉已久
許召官保明於開封府投牒取解 壬子以將作監丞

李惟簡為太子中允致仕別賜錢三十萬惟簡穆子也
多才藝性冲澹不樂仕進屏居二十餘年帝特召對而
命之初召惟簡使者不知其所止帝令至中書問王旦
然後人知惟簡乃旦所薦也旦務匿名迹遠權勢他所
薦士尤多類不以告人其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
奏章乃知朝廷士多旦所薦者云

考吳歐陽修旦墓誌以惟簡為行簡馮翊

人自有傳

帝嘗觀書龍圖閣得王禹偁章奏嗟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言其子嘉言舉進士及第為江都尉頗勤詞學而家貧母老是日亦召對特授大理評事冬十月登州言高麗遣使入貢帝以問宰相王旦曰高麗因契丹阻絕久失進奉今須許其赴闕契丹必不敢言且使離高麗契丹必已知之若有所問即當以誠對也王欽若曰此使到闕正與契丹使同時旦曰四夷入貢以尊中國蓋常事耳彼自有隙朝廷奚所愛憎帝曰卿言

深得大體詔登州置館以待之 甲子王清昭應宮成
詔賜酺在京五日兩京三日諸州一日宮宇總二千六
百一十區初料功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今以夜繼晝
每繪一壁給二燭遂七年而成軍校工匠第賞者九百
餘人 河北提點刑獄司言博州獄空百三十九日宰
相言天下奏獄空者無虛月唯此奏日數稍多帝特令
降詔獎之 十一月癸未朔以樞密副承旨張質為都
承旨質在樞要幾五十年練習事程精敏端慤未嘗有

過舊本院吏罕有遷至都承旨者帝素知其廉謹故授之嘗召問五代以降洎國初軍籍更易之制且命條其利害質纂為三篇目曰兵要以進帝覽而稱善 乙酉羣臣詣崇德殿賀玉清昭應宮成賜宮使以下鞍勒馬器幣濟州河溢 丙戌謁玉清昭應宮紫雲如蓋覆太初殿三鶴集殿檻宴近臣於集禧殿己丑加玉清昭應宮使王旦司空修宮使丁謂工部尚書更置玉清昭應宮副使即以謂為之 壬辰御乾元門觀酺凡五日

戶部尚書陳堯叟上汾陰奉祀記三卷有詔褒荅 乙

未廊延路鈴轄張繼能言趙德明進奉人挾帶私物規
免市征望行條約帝曰戎人遠來獲利無幾第如舊制
可也 己酉置玉清昭應宮判官都監以左正言夏竦
為判官內殿承制周懷政為都監王旦之為景靈宮朝
修使也竦實掌其牋奏竦嘗卧病旦親為調藥飲之數
稱其才因使教慶國公書 竦傳云教書資善堂按資善
堂明年乃置今年未也故但
云教慶國公書又同修起居及是為判官皆旦所薦也初丁謂

欲大治城西駁塲醴金水作后土祠以擬汾陰雕上林
特欲跨元武門為複道以屬玉清昭應宮李溥欲致海
上巨石于會靈池中為三神山起閣道羣臣亦爭言符
瑞疎獨杭疏以為不可其事遂罷及為判官居月餘乃
奏寶符閣奉神果實旦起視之無有祖淬狼籍左右殆
神食之云考異抗疏排丁謂等見附傳寶符閣所奏見
正傳蓋為正傳者以疎奸邪必不能前事故
削去但載寶符所奏也然疎抗疏必不誣附傳載其事於
疎為知制誥之後恐失其序此必未為判官以前事也
疎未為判官或數有正論王旦因喜之及為判官即附
會神恠倂倖速進寶符所奏是也既有寶符之奏則必

不排丁謂等矣今志著之
姦人情狀或可由此見耳

呂中曰使丁謂止于轉運王欽若夏竦止於判官則
未必不以君子目之不幸官至政府德薄而位尊遂
使小人之名遺臭于萬世惜哉

知秦州張告言蕃部倂優已出兵格鬪望量益士卒王
旦曰今四方寧輯契丹守盟西戎入貢藩翰之臣宜務
鎮寧帝曰邊臣利於用兵殊不知無戰為上頃歲河北
請增邊兵王欽若等亦惑其言惟朕斷以不疑終亦無

惠 十二月癸丑朔日當食不虧 己未作元符觀初
每歲天慶節就左承天祥符門設帘幕啟道場帝以車
騎往來喧雜乃命葺皇城司廨舍新堂為是觀堂即劉
承規所創景德末司命臨降處也 丁卯權知高麗國
事王詢遣奏告使尹證古及女真將軍大千機以下凡
七十八人以方物來貢詢表言契丹阻其道路故人不
得通請降皇帝尊號正朔詔從其請詢又言大千機自
稱父兄曾入覲其兄留弗歸茲行遂往尋訪又河北居

民實文顯等十七人先為契丹所掠投奔高麗詢亦遣
還令歸本貫帝深嘉其意待證古甚厚 是歲天下戶
九百五萬五千有奇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有奇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三十一

一起旃蒙單闕正月盡癸卯
執徐六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大中祥符八年春正月壬午朔詣玉清昭應宮太初殿
奉表上玉皇大帝聖號遂奉安刻玉天書於寶符閣

塑御像冠服立侍帝升閣備登歌酌獻還御崇德殿受
賀大赦天下緣河江淮南兩浙民田經水災者悉蠲其
稅 庚寅宴近臣於會靈觀以玉清昭應宮奏告禮畢
也 甲午命兵部侍郎修國史趙安仁等知禮部貢舉
帝覽諸道貢舉人數減於常歲因曰外郡官吏未體朕
意耶比者詔命累下但戒其徇私若能精擇寒俊雖多
何害是歲始置謄錄院令彌封印官封所試卷付之集
書吏錄本諸司供帳內侍二人監焉命京官校對用兩

京奉使印訖復送封印院始送知舉官考核 戊戌徙
棣州城先是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張士遜等言河流高
於州城者丈餘朝命累年役兵修固蓋念徙城重勞民
力而去冬盛寒尚有衝注若凍解必致決溢為患滋深
今請於州之北七十里陽信縣界地名八方寺即高阜
改築州治以今年捍堤軍士助役則永久之利詔可令
權度支判官張績內侍押班周文質乘傳與士衡士遜
等同蒞其事三月而役成時故城積糧甚多或者病其

難徙士遜視瀕河數州方歎食即計其餘以貸民期來
歲輸新治公私便之先是河決棣州知天雄軍寇準請
徙州治河命孫冲按視還言徙州動民亦未免治隄不
若塞河為便遂以冲知棣州自秋至春凡四決皆塞之
至是徙州陽信冲坐事為使者論奏徙知襄州復上疏
論徙州非便且著河書以獻既而大水沒故城丈餘

二月泗州周憲百五歲詔賜束帛 甲寅宗正寺火有

司奉玉牒屬籍置他舍得免命鹽鐵副使段暕擇地營

宗正寺 丙辰西蕃首領嘉勒斯賚等並遣貢名馬估其直約錢七百六十萬詔賜嘉勒斯賚等錦袍金帶供帳什物茶藥有差凡中金七十兩他物稱是 丙寅以楚王

元佐為天策上將軍興元牧賜劔履上殿詔書不名

丙子詔禮部貢院進士六舉諸科九舉以上雖不合格

並許奏名 知永興軍龍圖閣直學士陳堯咨好以氣

凌人轉運使樂黃目表陳因求解職詔不許已卯徙堯咨知河南府兼留守司事帝聞堯咨多縱恣不法詔黃

目察之盡得其實帝不欲窮治止落職徙知鄧州他日
帝謂宰相曰或言黃目在陝西條約邊事雖主將亦罕
饒假王旦曰太祖朝邊臣橫恣或得一儒臣稍振紀綱
便為稱職帝曰近聞外官多事依違黃目苟能如此亦
可嘉也然不可過當生事宜密戒之 三月辛卯中書

上羣臣應詔所舉官帝覽之曰皇甫選人言有好談民
政陳絳亦聞有吏幹王旦等曰選好師慕古人而臨事
迂濶無益於用絳制策入等外任有聲而性多簡倨時

李永錫亦在舉中旦等言永錫即項年妄陳封事被黜者帝因曰縉紳之士多忌前毀訾近日頗協附有位人則便成朋黨深宜絕其本源也旦等曰唐文宗朝二李各樹朋黨迭相升黜晚年自不免禍職由此也 戊戌趙安仁等上禮部合格人數姓名帝顧謂宰相曰今歲舉場似少謗議安仁等適對朕亦以此語之矣王旦曰條式備具可守而行至公無私其實由此癸卯帝御崇政殿覆試多所黜落又疑所黜抹者或未當命宰相閱

視之於是賜進士膠水蔡齊以下百九十七人及第六人同出身又賜六舉以上特奏名進士七十八人同三禮出身賜諸科三百六十三人及第同出身齊等既考定帝顧問王旦等曰有知姓名者否皆曰人無知者真所謂搜求寒俊也故事當賜第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時新喻蕭貫與齊並見齊儀狀秀偉舉止端重帝意已屬之知樞密院寇準又言南方下國人不宜冠多士齊遂居第一帝喜謂準

曰得人矣特詔金吾給七騶出兩節傳呼因以為例準
性自矜尤惡南人輕巧既出謂同列曰又與中原奪得
一狀元是榜得吳人范仲淹仲淹生二歲而孤母貧無
依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讀書僧舍日作粥一器
分塊為四蚤暮取二塊斷齏數莖入少鹽以啗之蓋三
年焉至是登第除官始復姓改名迎其母歸養夏四
月乙卯宴近臣於長春殿辛酉賜宰相御製良臣正
臣忠臣姦臣權臣論壬戌以樞密使同平章事寇準

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先是準惡三司使林特之
姦邪數與忿爭特方有寵帝不悅謂王旦等曰準年高
屢更事朕意其必能改前非今觀所為似更甚於疇昔
旦等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
乃以為已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準之
未為樞密使也旦嘗得疾久不愈帝命肩輿入禁勞問
數四因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
誰乎旦謝曰知臣莫如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帝

曰張詠何如不對又問馬亮何如不對帝曰試以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憮然有間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非臣所知也及準為樞密使中書有事關送樞密院違詔格準即以聞帝謂旦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則旦拜謝曰此實臣等過也中書吏皆坐罰既而樞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吏得之欣然以呈旦旦令送還樞密院吏白準準大慙翌日謂旦曰王同年大度如此耶旦不答旦每見

帝必稱準之才而準數短之一日帝謂旦曰卿雖談其
美彼專道卿惡旦謝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
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
也帝由是愈賢旦及準自知當罷使人私於旦求為使
相旦大驚曰使相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
既而帝問旦準罷當為何官旦曰準未三十已蒙先帝
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與使相令處方面其風采亦足
為朝廷之光也及制出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

以至是帝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出語人曰王

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也

考異李燾曰司馬光記旦薦準事以為旦將卒時且云時

張詠馬亮皆為尚書按詠死於祥符八年八月亮時但為工部侍郎雖旦卒時亮亦未為尚書也果問詠即當在八年以前準未使樞密時準所以得使樞密則由旦此薦也其後復入中書則距旦之卒幾三年矣記云旦沒歲餘上卒用準蓋誤耳準使樞密由旦此薦則問張詠固當前此若前此則馬亮方為給事中知洪州上未必有意擢置兩府恐不當遽問或問他人而藍元震聽聞不審司馬光亦姑記之乎事皆參差不合然旦扶病入對上問張詠及旦薦準必不誣也但決非臨卒時耳今輒附見準罷樞密時更須詳考之所載馬亮亦仍其舊又曰司馬光記旦入對延和殿按延和殿本承明殿祥符七年始建景祐元年改名當時未有延和殿也今止

稱便殿本傳云旦將罷相獨對滋福殿令左右掖扶而升薦賢士大夫十數人自此以前未嘗云旦得獨對也今輒以薦準事為準未使樞密時者旦素體羸多病其扶掖入見恐不但將罷相乃如此耳若將罷相乃得獨對則與司馬光所記差同但張詠沒既數年上不應更以為問也且殿名滋福不名延和豈旦亦嘗獨對承明不止滋福耶據實錄本紀則天禧元年六月旦兩得召對一在崇政殿一在滋福殿而本傳不備載則承明獨對本傳固不書而本紀實錄亦有所脫畧未可知也承明獨薦準滋福所薦十數人疑實兩事要不取決然上問張詠及旦薦準藍元震聞決不誣顧時是日以吏部之先後有可疑並問馬亮亦所不曉耳

尚書王欽若戶部尚書陳堯叟並為樞密使同平章事丙寅詔申明咸平中條制凡倉庾所收羨剩不為勞

績 壬申榮王元儼宮火延燒內藏左藏庫朝元門崇
文院祕閣王旦等請對帝曰兩朝所積一朝殆盡誠可
惜也旦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
罰之不當耳臣等備位宰輔天災如此臣當罷斥帝遂
下詔罪已求直言命丁謂為大內修葺使 五月辛巳
朔侍御史知雜事王隨言准詔劾榮王元儼宮遺火事
本元儼侍婢韓盜賣金器恐事發遂縱火其知情干連
人悉具以聞詔韓氏斷手足令衆三日凌遲處死知情

人處斬餘並第等決配先是有言榮王宮火所延非天
災及獄成當坐死者甚衆王旦獨請對言曰陛下始以
罪已詔天下今乃過為殺戮恐失前詔意且火雖有迹
寧知非天譴耶帝欣然納之減死者幾百輩 壬午榮
王元儼奪武信節度使降封端王出居故駙馬都尉石
保吉第記室參軍崔昉坐輔導無狀亦責官 甲申命
寇準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 庚寅榮惑犯軒轅
辛卯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等言有羨餘錢四十萬貫絹

五千疋絲三千兩布二十萬疋請悉以上供詔令本路
貯積勿更輦致 壬辰詔於右掖門外創崇文外院別
置三館書庫時宮城申嚴火禁甚峻帝以羣臣更直寓
宿寒沍之月飲食非便乃命翰林學士陳彭年檢唐故
事而修復之 廢內侍省黃門其高班內品改為前殿
祇候高班內品 詔自宮禁迨臣庶之家一切服玩皆
不得以金為飾嚴其科禁自是遂絕 知制誥錢惟演
獻其父所賜禮賢宅優詔獎之賜惟演錢五十萬令均

給六房仍各賜宅一區 詔契丹國信物舊用金飾者並易以錦繡 庚子放宮人一百八十四人 契丹蕭迪里伐高麗無功而還契丹主復命樞密使耶律世良帥師伐之 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給事中知荆南府馬亮言竊見天下庶官職田過為優厚請二三年間權住支給聊助經費臣今歲所得米麥四百二十餘石已牒本府納官訖詔獎之 辛未令諸州以御製七條刻石 閏月己卯朔大赦天下非已殺人及枉法贓致

殺人十惡至死者悉原之 庚辰王欽若上準詔編修
后妃事迹七十卷賜名彤管懿範 以童子蔡伯希為
祕書省正字伯希家本福州隨父龜從至京師裁四歲
誦詩百餘篇帝召入禁中應對周詳所誦精習因命以
官又以龜從久在場籍善於訓子召試中書授校書郎
又作詩賜伯希 戊戌昭宣使平州團練使入內都知
秦翰卒帝甚悼惜為之泣下贈貝州觀察使賻襚加等
翰侗儻有武力以方畧自任前後身被四十九創羣帥

推其勇敢輕財好施所得俸賜多均給將士帝嘗謂王
旦曰翰盡忠國家不害人亦不妄譽人在先朝嘗言與
李繼遷款暱出入帳中無間可陰刺之且言臣一內官
不足惜或為國家去此劇賊死亦無恨太宗深賞其忠
旦曰雷有終在西川與上官正石普多不叶賴翰和解
不然幾致生事帝曰昨劉承規卒翰言承規不避衆怨
與之不足者今必流謗望悉勿聽朕益嘉其為人其後
重贈彰國節度使詔楊億撰碑文億以翰不畜財表辭

所贊物雖朝旨不許而時論美之 秋七月丙辰王欽

若准詔討閱道藏趙氏神僊事迹凡得四十人詔畫於

景靈宮之廊廡 戊午樞密副使王嗣宗罷為大同節

度使先是嗣宗與寇準大不叶累表求罷準既去位嗣

宗復固請補外因授以鉞旄尋命知許州 庚午徙知

昇州工部侍郎薛映知揚州以給事中馬亮為工部侍

郎知昇州以吏部員外郎李迪為右諫議大夫知永興

軍帝謂輔臣曰大藩長吏尤難其人要在洞達物情遵

守條詔愛民抑暴而已其或廉而肆虐或察而滋章或急掇歛以為公或曠職務以為恕如此則何由致治耶以郭崇仁為宮苑使昭州團練使崇仁守文子章穆皇后弟也時崇仁母梁氏亡詔起復仍有是命崇仁雖外戚朝廷未嘗過推恩澤自是凡十年不遷

呂中曰朝廷有朝廷之紀綱宮闈有宮闈之紀綱欲正朝廷自宮闈始自古天下未有無宦官也外戚也女子也然以太祖太宗之世亦未嘗無乞恩澤者自

景德以後始有求刺史求郡守者矣然抑于天子不待抑于大臣抑于內朝不待抑于外朝此真宗所以正紀綱也自仁宗以人主之威福寄諸朝廷之紀綱朝廷之紀綱寄中外之公議於是人主常施恩而大臣常任怨此又仁祖所以正紀綱也至於熙豐崇寧之大臣能借冢宰總六卿之說以為專權之地不能明冢宰總六官之說以為正宮闈之本固有因外戚宦官而圖權寵者此三百年治亂之根也

八月陳州言知州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張詠卒贈左僕射謚忠定詠少尚氣節重然諾勇于為義為令守多異政威惠及民民皆不敢為惡而亦不苦其嚴帝嘗稱詠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亦不以為忤詠嘗言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又嘗語人

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沈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

至于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李燾曰斬丁謂事記聞所云臨終奏疏則歐靖聖宋

拾遺及國老閒談所載也

乙未以三司使林特為戶部侍郎同王

清昭應宮副使太常少卿馬元芳為右諫議大夫權三

司使事特精敏喜吏職據案終日不倦帝以特久任三

司高年勤瘁特置此職班在翰林學士之上優其月給

以寵之帝數訪以朝廷大事特因有所中傷人以此憚

馬 九月己酉注輦國遣使來貢注輦前古不通中國
其使者舟行涉千一百五十日乃達廣州約其道路蓋
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帝待其使者加厚 庚戌以工
部郎中知鄧州陳堯咨守本官知制誥堯咨性剛戾數
被挫辱忽忽無聊帝聞之以問其兄堯叟堯叟曰堯咨
不知上恩保佑自謂遭讒以至此望取元犯事尤重者
切責之使知悔懼遂詔堯咨曰卿知永興日所為乖當
非獨用刑慘酷也如擅置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角

道出入列禁兵自衛此豈人臣所宜衆論甚喧不但樂
黃目奏也朕念母氏耆年堯叟朝夕近侍未欲窮究姑
示薄責旋加甄叙成命既出羣言愈謹卿不內省但曰
為人所傾自今宜體國恩改過遷善不然當以前後事
狀盡付有司堯咨乃惶恐稱謝 嘉勒斯賚始立文法聚
衆數十萬表請伐夏州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詐或生他
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秦州以備之 丙戌以
右諫議大夫填從吉為給事中權知開封府帝召戒從

吉曰京府浩穰凡事太速則誤緩則滯惟須酌中有請屬一切拒之又曰府吏多與豪右叶謀造弊所宜深察及從吉領府事謗者甚多帝以問輔臣丁謂曰從吉好言人過故積衆怨帝曰當官宜守常道或彊為善以取名則毀譴必隨至矣辛卯以翰林學士晁迥權吏部流內銓知制誥盛度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迥以父名佺為辭遂命與度兩換其任時翰林學士王曾亦領銀臺司宰相議令迥代曾帝曰朕聞外議謂曾嘗

封駁詔敕自是中書銜之多沮魯所奏今若罷去是符
外議旦曰臣等本無忌魯之意今茲宣諭為宰相避謗
請迥與度相易魯如舊帝可之旦因言降敕或差誤有
害勘會失實臣等省視不至頒下四方誠為不當封駁
司官苟能詳覽改正乃助臣等不逮必無責之之理帝
然之 乙巳王欽若上聖祖事迹十二卷帝製序賜名
先天記欽若又續成三十二卷上之 十一月甲子帝
幸景靈宮觀上梁賜從臣修宮使衣幣有差 工部侍

郎种放卒帝甚嗟悼親製文遣內侍致祭護喪歸葬終
南贈工部尚書錄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先是有譏放
循默者帝聞之謂輔臣曰放為朕言事甚衆但外廷不
知耳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放將卒忽取前後章疏藁
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次酒數行而卒 癸

酉高麗與東女真來貢 十二月戊寅皇子行加冠禮

辛卯以皇子慶國公受益為忠正軍節度使兼侍中
封壽春郡王 甲辰命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都大

提舉抄寫校勘館閣書籍翰林學士陳彭年副焉鑄印給之初榮王宮火燔崇文院祕閣所存無幾既別建外院重寫書籍故有是命

九年正月丙辰置會靈觀使以參知政事丁謂為之

以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先是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有密以聞者帝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此尤不可帝曰然則奈何旦

曰陛下數欲任吳以樞密臣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
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軍果亡他帝語左右
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辛酉同玉清昭應宮副
使林特上會計錄詔獎之仍付祕閣 癸亥發內藏錢
五十萬貫給三司 興州團練使德文少好學凡經史
百家手自抄撮工為辭章帝以其刻勵如諸生嘗因進
見戲呼之曰五秀才由是宮中悉稱之蓋德文秦悼王
第八子其兄三人蚤卒德文於次為第五也數言願得

名士為師友特命翰林學士楊億與之游 壬申以張
士遜為戶部郎中崔遵度為戶部員外郎並充壽春郡
王友時王將受經命中書擇耆德方正有學術者為府
官以士遜平雅和謹澹於榮利遵度同修起居注踰十
年每立墀上常退匿楹間慮帝見之搢紳推其長者因
召兩人並命焉初宰相將用士遜等為翊善記室帝曰
翼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故以王友命之令王每見
答拜亦賓禮之意士遜嘗謁王旦稱王學書有法旦曰

王不應舉選學士不在學書士遜媿謝

呂中曰文王世子一篇所以教為世子之道也其言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即世子與學士同其學讀詩讀禮同其書樂正司成同其師齒于學則又所以同其禮夫為君之子而下與士齒無非所以養成德性陶育氣質以為異日天下國家之宗主是故學問聚辨之功非驕逸易縱者所能為而富貴崇高之地非學問已成者未易居此古先帝王皆講學成德於

未為君之日也後世徒知國本之當尊而不知儲德
之當養世子得以臣其宮之僚屬而輔翼東宮之官
始與僚屬無異此真宗不置翊善記室而以二人為
王友蓋官屬則有君臣之義王友則有師友之義君
臣之分既立則學問之功難施師友之義既明則驕
貴之習自革此作聖工夫必以誠敬為入門也

契丹耶律世良蕭綽羅與高麗戰於郭州西破之斬首
數萬獲其輜重而還 三月丁亥監修國史王旦等上

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優詔答之 壬辰命修景靈宮

副使林特詣兗州景靈宮太極觀設醮以營建畢故也

宮觀總一千三百二十二區 甲午詔築堂於元符觀

南為皇子就學之所賜名曰資善帝作記刻石堂中命

入內押班周懷政為都監入內供奉官楊懷玉為壽春

郡王伴讀仍面戒不得於堂中戲笑及陳玩弄之具

丙申以後宮崇陽縣君李氏為才人 三月癸亥宗正

卿趙安仁言唐朝玉牒首載混元皇帝令請以御製聖

祖降臨記冠列聖玉牒及別修皇朝新譜仍別製美名
又請以知制誥劉筠夏竦並為宗正寺修玉牒官從之

名新譜曰僊源積慶圖

考具僊源積慶圖據安仁本傳附見藝文志云屬籍嘉名為皇

宋玉牒事在六年其八年趙安仁上僊源積慶圖與此不同當考

庚午亳州言明道

宮成總四百八十區詔遣內侍設醮 夏四月庚辰司

天監言周伯星再見 丙戌御製景靈宮贊頌刻石

丁亥陝西轉運副使張象中言安邑解縣兩池除見貯
鹽三億八千八百八十二萬餘斤外恐尚有遺利望行

條約帝曰厚地阜財此亦至矣若過求增羨必有時而
闕不可許也 丙申賜天下酺 令入內內侍省定羣
官與諸宮院婚娉財物之數先是連姻戚里者冗費過
甚每納采成禮之日多領僉從其家供給飲食動踰千
萬或有破產者帝曰國家宗支漸廣此不可不限其制
度於是多差減且賜金帛給其費焉 五月甲辰朔詔
以來年正月一日詣玉清昭應宮與天下臣庶恭上玉
皇大帝聖號寶冊又以十一月有事於南郊行恭謝

之禮諸軍賞賜並以内藏物充三司勿催促諸路錢帛
諸州軍監無得以修貢助祭為名輒有率歛 邠寧環

慶部署王守斌言夏州蕃騎千五百來寇慶州内屬蕃
部擊走之 丁未殿中侍御史張廓言羣官有丁父母

憂者多免持服非古道也伏望自今並依禮令解官行
服詔從之其官秩當起復及武臣内職悉如舊制 庚

戌御製元符觀頌刻石 丙辰以景靈宮會靈觀及兗

州景靈宮太極觀成羣臣稱賀德音降天下死罪囚流

以下釋之 丁巳以向敏中為宮觀慶成使 己未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獻助南郊絹布六十萬疋錢二十萬貫且言六十萬皆合上供者餘二十萬即本路羨餘請遣使臣起發先是每有大禮士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為貢言者以為不實故是奏條析之有詔嘉獎因謂輔臣曰士衡應卒有材然事多忽畧故人往往以虛誕目之然朝廷所須隨大小即辦亦其所長也 乙丑以王旦為恭上寶冊南郊恭謝大禮使 庚午太白晝見辛未

司天奏歲星太陰失度太白高主兵在秦分帝謂輔臣
曰秦地控接三蜀疆境甚遠軍中不逞輩慮忽聚盜宜
謹備之嘉勒斯賚與秦渭熟戶結為釁隙曹瑋請益屯兵
可如所請川陝長吏監押巡檢有曠弛者代之 六月
辛巳比部員外郎知齊州范航坐受財枉法免死杖脊
黥面配沙門島其子昭時任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及受
代還至南京上言願身為邊卒贖父移善地宰臣言父
子罪雖不相及然亦當降其職任遂令釐務從之 癸

已京畿蝗命輔臣詣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建道
場以禱之 丙申以虞部員外郎張懷寶祕書丞韓庶
戶部判官梁固分判三司鹽鐵度支戶部勾院先是起
居郎樂黃目判三司勾院三司使馬元方言其不稱職
罷帝謂王旦等曰人言三司官不欲數易蓋吏人幸其
更移不能盡究曹事之弊耳又勾院乃關防之局官卑
權輕難舉其職旦曰三部勾院為一司實為繁劇縱使
重官為之徒益事勢於勾稽則愈疎矣若復分三部設

官選才力俊敏者主之庶乎分減簿領稍得精意故命
懷寶等分領焉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一